

东川笃哉

Higashigawa
Toku ya



不完全的

密室

赵婧怡 译

不完整的密室

(日) 东川笃哉 著

赵婧怡 译

CHUUTOHANPA NA MISSHI

© Tokuya Higashigaw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完整的密室 / (日) 东川笃哉著; 赵婧怡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33-1579-1

I. ①不… II. ①东…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5204 号



不完整的密室

(日) 东川笃哉 著; 赵婧怡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璿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9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一版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79-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不完整的密室
31	南之岛杀人事件
63	竹与尸体
93	十年的密室 十分的消失
147	有马纪念的冒险

不完整的密室

“最近这附近发生了非常了不得的事件。”

我冲着坐在对面，面无表情地吃着咖喱饭的十川一人这样说道。十川露出意外的表情，回答了一句“是吗”。

“怎么说这里也算东京圈范围内吧，不管是什么犯罪，都用不着大惊小怪。”

此时是夏天的正午时分，我和十川正在某家小小的古旧咖啡馆中用餐。

事实上，我最近都是到了中午才起床。要问我为什么会过上这么优雅又懒散的生活，那是因为，我是个名为片桐圭一的小说家。小说家大多昼伏夜出，并没有早起的必要。顺带一提，因为我在小说家中还是超级新人，写的小说根本不畅销，所以也不需要通宵赶稿。说起来还真是相当可悲。

总之，我一般起得很晚，而且通常会省略早饭，直接在咖啡店里把早饭中饭混成一顿解决。本来这个时间店里是不能点早餐的，不过因为我是常客，所以能拜托店长对我特殊照顾一下。

十川也是这家店的常客。他偶尔也会像今天这样，和我一起在这里吃饭。十川并不是现在才起床，而是刚刚在柏青哥店玩了个通宵，满脸困顿地来到这里。他是个整天都在抱怨缺钱、喜欢赌两把的男人。

十川不是学生，也没有正经工作。虽然头脑很好，却不用在正经地方。我常常为此担忧，他本人却好像并不在乎，还是任性地过着这样的生活。

“如果只是单起针对女性的暴行事件，的确还不值得特别惊讶。不过这次是连续作案，所以新闻报道的版面很大，是个大案子。”

我拿过手边的《关东新闻》，将上面的报道特辑指给他看。他用左手把报纸推了回来，摇了摇头。

“我已经看过了，趁老师你还在睡觉的时候看的。”他这样取笑着我。“老师”这个称呼，也是他半开玩笑时的叫法。

这张报纸的特辑上写着“黑色蒙面暴行魔出没”的可怕字样，虽然感觉不太好，不过我还是看了一下。

报道的内容是，在这一带的某条街道上，有人专门袭击回家途中的上班族女性，已发展为连续作案。虽然每年一到夏天，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性犯罪，不过也许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隐私，报纸并不会用特别大的版面报道。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连续袭击女性事件，不管在警察还是媒体看来，都是相当重大的案件。

黑色蒙面暴行魔出没

近日来，已经进入每日平均温度超过三十度的持续高温天气，针对衣着单薄的女性的性犯罪也在增加。今年夏天，S市发生了连续袭击女性事件，这让当地女性陷入恐慌。根据被害者描述，袭击她们的罪犯都戴着黑色面罩，身材中等，同一人作案的可能性很高。

黑色蒙面暴行魔首次作案，是在上个月十八日的晚十一点。被害者是住在本市的二十六岁上班族，在回家途中遭到袭击。之后又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仅一个月内（截至十九日现在），已有至少五起案件发生，被害者均为深夜回家或外出的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及女性上班族。

该系列案件的作案手段，均为用利刃胁迫受害人，将女性推入车中作案。这种作案手法不够隐蔽，却不会留下任何遗留物，搜查也因此陷入困境。

搜查本部S警察局，连日来接到市民的大量举报，其中多为对其他市民的诽谤中伤，几乎没有有力的案件相关信息。搜查本部继续请市民提供线索，也请广大市民在提供信息时注意，不要无故揣测。

因暂时尚未发现有力线索，警方只得加强市内巡逻，特别要求年轻女性尽量避免独自深夜外出。

在这个特辑报道之后，又记载了二十日深夜发生的第六

起案件。

暴行魔再次行凶

二十日午后十一点半，S市警方在巡逻时，发现H区街道上有位年轻女性，光着双脚躺在地面上。女性遭到黑色蒙面男袭击，但幸运的是未遭到侵犯，警方将此案定义为暴行未遂事件，继续进行调查。

而该女性因精神受创，暂时进入失语状态被送至警察医院休养。警察也在等待她恢复后，再询问事件的详细情况。

算上此次事件，今年夏天S市发生的妇女遭暴事件已达六起。

“你对这种事件还真是毫不关心啊。不过的确，这种案件没办法发挥你引以为傲的推理能力，对吧……”

十川好像注意到了我话中的意思，马上伸展了一下身体。

“并非如此。作为本市的居民，我并非对此事毫不关心。”他摆出一脸正义的表情，可马上又说着“可是老师，我这里有更有趣的事情哦”，转移了话题。

十川经常这样自说自话，看上去似乎若有所思。但他突然带着无聊的语气说什么“有趣的事情”，让我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一起发生在穷人家的杀人事件。”他无视我的困惑，

说了起来，“那个家里，无论是玄关大门还是窗户，全都上了锁。”

“噢，那不就是密室吗？”

“没错，听到报告的刑事部长也是这样惊呼的。‘什么?! 这样现场不就完全是个密室了吗?!’ 而当时负责的刑警用冷静的语气回答：‘不，部长，被害者家里因为太穷太破了，所以没有房顶。’ 你觉得怎么样？”

……要问我怎么样，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我可是清楚地听到站在柜台后面的店长发出“噗”的一声，多半是听了十川的故事忍不住发笑了吧。

可为什么十川会突然说起这件事呢？我可是完全无法理解。他完全无视了我刚才提出的黑色蒙面暴行魔的话题。既然无法让他配合我的话题，那我只能配合他了。

十川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我的反应。他将吃完的咖喱饭推到一边，说：“店长，给我一杯咖啡。”而他的话，从这里才要正式开始。

听到点单的声音，店主端来一杯咖啡放到桌上，并将空盘子收走。看来哪怕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十川也没兴趣饮用冷掉的咖啡。

“报纸上的那起暴行事件报道下面，还有其他报道吧？”

“其他报道？”

我将视线投向报纸下方，开始阅读十川所说的“其他事件”的相关报道。

“这是怎么回事儿？末次房地产……”

“没错。”十川点点头，将咖啡送到嘴边。看着这一幕，我再次将视线移回到报纸上。

报纸上用大大的字体印着“末次房地产社长异常死亡”的字样。我听说过末次房地产这个名字，不过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才回忆起他们社长的样子。

“噢，是那家末次房地产的社长啊。”我提高了声调说道。

末次房地产的广告海报和看板，在本市的各大车站都有，相当显眼。由于这家房地产公司的社长很喜欢在海报上出镜

露脸，所以广告经常搞得像政府选举的海报一样奇怪。

我心里多少生出一点兴趣，继续阅读这篇报道。果然，这是一起能够引起十川注意的案件。

末次房地产社长异常死亡

二十一日上午八点，S市N区运动公园的网球场内，球场管理员发现一名男性被刀子刺入腹部身亡，随后拨打一一〇报警。

从被害者所持的驾照判断，其身份为末次房地产社长末次幸吉（四十五岁）。死亡推定时间为二十日晚十一点左右，凶器是一把刀刃长二十厘米的登山刀，此刀在死者腹部造成了致命伤口。S署将其定性为一起杀人案件，随后展开调查。

据第一发现者讲述：“我早上来到球场，发现场地中间躺着一个人。本来以为他是喝醉了，想进入球场看看，结果发现球场从内部上了锁。所以我只能先回事务所，拿了钥匙开门，这才发现男人腹部被刀子刺中，身上都是血。”

作为现场的网球场是一块四周被四米高的铁丝网包围起来的场地。如果发现者的说法没错，那这起案件的疑点就颇多了，这也让搜查人员十分头疼。

而在推定的作案时间内，有数名男性路过公园，都表示“当时确实听到网球场附近有声音传出，但是没

有想到会是杀人事件”。

被害者末次幸吉，是末次房地产公司的社长，就是经常出现在招贴海报及电视广告中的知名社长。

“怎么回事儿？也就是说，现场完全是密室？！”

面对大惊小怪的我，十川做了个大笑的动作。原来如此，他指的是这个……

“你明白了吧？但我的回答是：‘不，因为现场是网球场，所以没有屋顶。’”

他对我的反应非常满意，还得意地抬起了右手食指，像演戏一样说道：“没错。话虽如此，却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场地的大门锁得再好，只要顺着球场的铁丝网往上爬，想要出入球场很轻松。所以说，到底是怎样的人，才会用这么麻烦的方式行凶呢？”

我也有同感。凶手刺中被害人后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到底为什么要自己从球场内部把门锁上，再爬铁丝网出去呢？

“也就是说，这起案件‘并非不可能，只是不可解’。”

“请问这是谁的名言啊？”

“我的。”十川果断地答道，而后慢慢地喝了口咖啡。

这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啊？其实，他会谈起这起杀人事件本身，已经让我感觉很奇怪了。只是兴致所致，随便聊聊吗？

“不过老师，如果对此案进行推理，报纸上的信息量稍微有点不够呢。”

十川的话吓了我一跳。只根据报纸上的信息就能对案件进行推理，还只觉得这些信息略微不足？十川倒是信心十足。

“那我就针对信息不足的这一部分，适当地进行想象吧。老师，你见过那个运动公园里的网球场吗？”

“啊，我知道，感觉像个动物笼子。”

出于职业原因，我会经常外出散步，而那个运动公园，就是我的散步地点之一。公园里有游泳池、田径场，还有小孩子的游乐设施，而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网球场，占据了公园的一角。网球场周围，由四米高的铁丝网围住，因此才说像笼子一样。不过这样我还是见过打球的将球打出铁丝网外的。

“那个网球场，有几个出口？”

“啊，我想只有一个吧……”

“也是。一个网球场应该没必要设两个出口。那就假设只有一个出口吧，这个出口的锁是怎样的呢？是挂锁，还是弹簧锁？”

“这个我就知道了，我从没进去过，至于用的什么锁就更无从知晓了……怎么，难道这关系到案情？”

结果和我预料的相反，十川摇了摇头。

“不，这并不重要。不过为了推理，首先要和老师你达成一些共识，不然可就有点麻烦了。”

真是搞不懂他的逻辑啊。既然不重要，又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呢。

“说起来，老师家里的锁是什么类型的呢？”

我家的锁，是近几年最常见的类型。从外面开关的时候都需要使用钥匙，从里面的话，只要将门把手扭动九十度，就可以将门锁上。

听了我的回答，十川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就好。”他说着，做了个手势，“这样我们就可以达成共识，球场上唯一的锁，和老师家的锁一样，对吗？”

“可以这么说……可以吗？其实我想，那里用的锁可能和我家的完全不一样啊。”

“没问题的，虽然种类不同，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

我歪着头，没怎么听明白他的意思。

“换句话说，锁这种东西，都是从外面开比较困难，从里面打开比较容易。所以不管是老师家的锁，还是这家店的锁，为了方便人使用，都会这么设计。因此，恐怕网球场的锁也是这种类型。从外面锁必须使用钥匙，从内侧上锁就不需要了。”

十川讲出自己的想法，我则只有不断点头听的份儿。尽管他说的好像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还有一点必须事先弄清楚。平时网球场的门不会上锁吧？”

“等等，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问，“你

怎么知道网球场的门平时是锁还是不锁的？”

“不，我并不知道，只是推理得出的结论。你看，这里写着第一发现者的证词。”他说着，从我手上取过报纸，“当时他想要进入球场，却发现球场从里面锁上了，所以才又回事务所去拿钥匙。”

“那又怎样？”

“也就是说，这个网球场的管理员，去球场时没有带钥匙，并且还以为自己能够直接进去。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认为球场的门是开着的，没错吧？因此他才为了取钥匙而又回了一趟事务所……”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好吧，那我们可以在网球场平时不锁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没错。那事件就简单多了。”

什么意思？看来我还是没跟上他的思路。

“总而言之，这个网球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同样，一旦进入球场，任何人都可以把门锁起来。进一步说，因为网球场没有房顶，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顺着铁丝网爬出来。”

“啊，原来如此。原来你是想说这个。凶手可以从门内上锁，所以不一定要有钥匙。哪怕是没有钥匙的人，也可以完成犯罪。”

“没错。再进一步说，拥有钥匙的人，也就是事件的第一发现者，可以被排除怀疑。因为犯罪现场上了锁，不是首